



来自大姐的爱

◎ 马 军

每次归乡，最动人的期盼，从来不是故乡的风景，而是大姐藏在烟火里、岁岁不变的偏爱。一通提前报备的返乡电话，于我只是行程告知，于大姐，却是一场早早酝酿的温柔奔赴。知晓我们一家返程的消息，她早已默默备好满满一袋驴肉火烧。一路上，孩子反反复复追问抵达时间，嘴上念着老家的烟火，心底惦念的，正是这口心心念念的家乡味道。我们何尝不是如此，奔赴故乡的路途，一半是归乡心切，一半是奔赴大姐独有的温柔。

这份温暖的烟火馈赠，已然延续了4年。4年来，大姐一直在家乡的驴肉店务工，晨昏往复，风雨不歇。从前年少归家，是父亲奔走街巷，为我们带回热腾腾的火烧；岁月流转，这份传递温暖的责任，悄悄落到了大姐肩上。她最懂我们在外漂泊的心境，深知异乡美食万千，终究抵不过故土滋味。所以每一次我们归乡前夕，她总会提前做好地道火烧。她总说，老家的火烧藏着最纯正的烟火，要让我们踏进门的那一刻，就能接住满满的家的暖意。

我们抵达时，正值饭点，小店人声鼎沸、烟火氤氲。忙碌的人群里，我一眼就看见穿梭后厨、手脚不停的大姐。她无暇寒暄，只是快步走来，将一袋热气腾腾的驴肉火烧稳稳递到我们手中，火烧的温度透过纸袋，直直暖进心底。来不及多说几句，她便转身折返岗位，继续埋头忙碌，将闲暇与寒暄，尽数让给了我们的归途欢喜。我们带着这份滚烫的心意返程归家，与母亲一同分享这份专属美味，也细细品味，藏在酥脆面饼与鲜香驴肉里，最朴素绵长的手足深情。

这家老店的火烧，是独属于故乡的烟火印记。古法炉膛烤制的面饼，圆润饱满、形如马蹄，表层密密铺满芝

麻，刚出炉时外皮酥脆掉渣，内里松软劲道，一口咬下，是独有的烟火醇香。从前常年在，从未细细品味这份美味，直到大姐年年为我们守候、为我们珍藏，才让这一方小小的火烧，成为刻在心底的故乡图腾，成为大姐爱意最具象的模样。

常言说，长姐如母，穷家孩子早立世。生于寻常农家的大姐，从未拥有过肆意撒娇的年少时光。父母终日奔波田间，为生计劳碌奔波，家中琐碎杂事、照料弟妹的重担，早早落在了她稚嫩的肩头。外人所见的她，永远沉稳通透、事事周全，凡事思虑在先，处处为家操劳。可很少有人记得，这般坚韧能干的她，也曾是懵懂天真、需要被呵护的小姑娘。是清贫的岁月，褪去了她的年少娇气；是沉甸甸的责任，教会了她隐忍包容。这一生，她最先学会的是付出，最后考虑的，永远是自己。

记忆里的童年，满是大姐忙碌的身影。农忙时节，父母扎根农田无暇顾家，是小小的大姐牵起我和妹妹的手，带着我们往返校园。她把把我们安置在教室外安然玩耍，课后温柔牵回，护着我们安稳度日。放学归家，别的孩童肆意嬉戏，她却带着我们下地劳作，采摘野菜、拾捡红薯梗，归家喂养家畜。稚嫩的肩膀，早早扛起了烟火日常与家庭琐碎。炊烟四起的黄昏，洗菜做饭、收拾家务是她的日常；农忙酷暑，她更是独挑家中大梁，替父母分忧解难。闲暇之余，她总会带着我和妹妹下地拾秋，散落田间的花生、玉米、红薯，寥寥无几的收成，却是她想尽一切办法，为家庭增收的赤诚心意。

岁月催着人长大，也让大姐早早学会了担当。她读完初中便毅然辍学务工，旁人惋惜，她却满心欢喜，只因

秋信随风至

◎ 刘 凡

这是一阵奇异的，风它吹到脸上，不再是那般潮润而诱人了，倒像是一方清凉的丝绸，轻轻地贴着脸颊拂过。心头的那团燥热，仿佛被这风撕开了一个小口，丝丝地透着气，整个人便觉着松快了许多。我知道，这是好的消息。热闹是它们的，那沸着泡的汽水，那永不停歇的知了，那被阳光晒得发白的马路；而我心头泛起的，却是一缕淡淡的、平静的欢喜，像是赴约一位旧日知己。

这初秋，来得何其安静。它不像初春那般，带着破冰解冻的喧嚣，引得万人空巷地迎接；也不像初夏，处处是瓜果的甜香，是生命鼓胀的欢歌。它只是这么悄悄地，在一片叶子将黄未黄之际，在一阵微风似凉非凉之时，告诉你，一个热烈的季节，过去了。它带来的，是一种回落的、下降的、内收的力。那在夏日里被骄阳与蝉鸣拉得绷紧的心弦，到了此刻，便也随着这力，慢慢地松了下来。不张扬、不抗拒，季节如何流转，这颗心便如何安放。这秋天的况味，不在于争夺，不在于炫耀，而在于收敛，在于顺应。

入夜了，那风里更添了几分飒飒的凉。我披了件旧衫，踱到窗前。天是格外地高了起来，黑得像沉静深的深潭。云也稀了，淡了，月亮便显得分外清明，那光，水银似地泻下来，给万物都敷上了一层清冷的霜。地上的树影，被这凉风吹着，摇曳得有些零落，影影绰绰的，像是墨痕在宣纸上淡淡地晕开。

望着这景致，我不禁痴了。想起宋人刘翰写过：“乳鸦啼散玉屏空，一枕新凉一扇风。”千年之前的那阵凉风，与今夜我窗前的风，莫非是同一位信使么？我又想起李白的句子：“天秋木叶下，月冷莎鸡悲。”诗仙的悲秋，固然是才子的多情；而我却觉得，这秋的凋零，这风的萧瑟，并不为徒然地惹人伤感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，春夏的生长，是为了秋冬的敛藏；一时的绚烂，终归于长久的沉寂。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少年的飞扬洒脱、壮年的奔走追逐，终究要步入中年的沉静，老年的淡泊。这并非衰败，而是一种必然的规律，一种从向外索取，转而向内探求的智慧。

风又凉了些，我缓缓地关上窗，将那一片清辉与飒飒的风，都留在了窗外。秋既然来了，便欣然领受这一枕的清凉、一夜的安眠，也就是了。

（作者单位：铁路装备榆林分公司）

丑桃树

◎ 董王晓



我家后院有一棵桃树，老树虬枝，歪三撇四，毫无章法可言。四月，家里找匠人收拾院子，趁这个机会，我和母亲商量，想除了这棵树。可母亲不同意。“这树年年结桃呢！”她说。

母亲说得没错，桃花已经落了，树上确实疙疙瘩瘩结了不少小毛桃。“这桃能吃吗？”匠人一脸疑惑。我亦不以为然，觉得母亲有意夸大其词，她啥都会不得扔，哪怕买东西的塑料袋，也要收起来当收纳袋，更不要说一棵树了。只是这树委实有些难看，树枝、树干、树形，没有一样出奇。我真想不通，修整后院，又花钱又搭功夫，不就为了好看吗？不就图个清清气气吗？这不舍得扔，那不舍得扔，费这劲干啥？

“妈，除了它，咱再挑好的栽。还有那两棵橘树、玉兰，都不成样子。要样没样，全无姿态……”我试图说服母亲。“不中！”母亲的话硬邦邦的，不容辩驳，“居家过日子呢，要啥好看不好看！那棵老桃树，是咱村的湖北桃。那一年，村里种的桃没有销路了，后来又毁了桃园建奶牛厂，你哥专门移了一棵，种在这儿有好几年了。还有那橘子树、玉兰树都是你哥在网上买的，人家见天回来，不是浇水，就是施肥……”

又过了几天，刮大风，桃树的枝干折断了一根，看起来像个歪脖子，更不入眼了。地面已经铺好了青砖，四角的花墙也已砌好，影壁墙的福字温润古朴，花坛里芍药开得正艳，就是这丑桃树有点格格不入。“这树长不成啥材料，现在挖掉还来得及！”连匠人也看不过眼，出主意说，“再补一棵也中，或者索性铺平地面，都比这看着美！”

刚好那天，二姐带孙子回来，说：“栽丁香吧，我家有三棵，移来就行了。”

母亲还是反对。她就这样，过日子仔细了一辈子，连根线头也舍不得丢，更不用说年年结果的桃树了。还有啊，老屋里写字台、板箱、电光椅、钢丝床，甚至院子一角还堆着煤球。母亲有母亲的生活哲学，她那样固执，说服不了。哥哥没吭声，他拿剪刀在修桃枝，也不知是没听见，还是不愿接我们这个话岔。

我和二姐相视一笑，心知肚明，不再说桃树长，桃树短了。哥哥前几年动手术，弄得我们担惊受怕的，现在只要他身体好，一家老小就谢天谢地了。

出了门的闺女们，谁都希望娘家好，希望回娘家高兴，何必好心办错事呢？不就是一棵树吗？丑还是俊，有那样重要吗？只要母亲高兴就好。

“五一”过后，单位分流，各种忙碌，一个多月没回老家。这棵丑桃树却始终挂在我心上，简直成了心病。周末早上，我和他聊起这些，他说：“你这人，

终于可以凭自己的双手挣钱，不再拖累家人。每一次发薪，她从不不舍得为自己添置物品，却大方地把工资换成零食。一串冰糖葫芦、一块松软面包、一个喧腾的火烧，这些朴素的甜，拼凑了我和妹妹无忧无虑的童年，大姐倾尽所有，为我们筑起了温柔天地。

待我渐渐长大，步入高中，大姐嫁至邻村，开了一家饭店。日子稍有安稳，她便时时惦念求学的我们，常常悄悄接我们去饭店，精心张罗一桌热菜，治愈我们求学的疲惫。后来我与妹妹同年考入大学，两份学费与生活费，让本不宽裕的农家不堪重负。手足情深，最是暖心，每一次开学远行，大姐总会悄悄塞来生活费，于困顿求学路而言，这份帮扶恰似雪中送炭，撑起了我们的远方。为回馈这份深情，整个大学寒暑假，我都会到她的小店帮忙跑堂，也正是那段朝夕相伴的岁月，让我练就了一手好厨艺。

大学毕业，人生岔路两难抉择：是留校安稳从教，还是远赴海外闯荡。前路迷茫、内心踌躇之际，是大姐坚定为我撑腰。她轻声宽慰我：家里有我，你只管大胆去闯，无需牵挂故土、担忧家事。有了这份底气，我毅然远赴海外，未承想，这一去，便是近20年。我在海外逐梦远行，奔赴山海与理想，而故土家园的所有琐碎、父母的起居安康、家中大小事务，尽数压在了大姐一人肩上。

20年春秋流转，她守在故土，默默替我们尽孝护家，从未有过半句怨言。悉心照料双亲，打理家事繁杂，守护故土烟火，让远在他乡的我们，永远有退路、有归处、有牵挂。外甥女常年眷恋老屋、依恋祖辈，亦是因为大姐把家里打理得温暖妥帖、烟火绵长。岁岁归乡，她总会提前备好时令蔬果、自制辣酱，塞满我们的行囊，让我们带着故土风味、家人暖意，奔赴城市烟火，让故乡的味道，岁岁治愈我们的漂泊。

世事辗转，岁月浮沉。大姐经营20余年的饭店，因疫情无奈关停。半生忙碌的她，从未肯闲居度日，转头开起小吃店，售卖炸串、米线、茶饮，成了晚辈们归乡最牵挂的打卡地。待小吃店交由婆婆打理，她又就近入职村口火烧店，日复一日勤恳劳作。4年光阴，朝暮坚守，从未懈怠。清晨7点到店，忙碌至午后休憩，傍晚再度上岗，直至深夜收工。寒来暑往、风霜雨雪，日日如此、年年如故。她把所有温柔给了家人，把所有辛劳与奔波，都默默留给了自己。

大姐的爱，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，是根植于乡土、生长于烟火的温情，朴素纯粹，厚重绵长。她将一生温柔与偏爱尽数赠予家人，默默咽下所有生活的苦与累，独自扛下岁月风霜。此次归乡，细细凝望，岁月已然在她鬓角染满白发，在眉眼下加深浅皱纹。心底万般酸涩，唯有反复叮嘱她好好休息、珍重自身。

岁月悠长，烟火寻常。半生守护，一世温情。感恩大姐半生操劳、包容守护，用自己的青春与时光，托举起弟妹的远方，守护着家庭的圆满。这份藏在驴肉火烧里、融在岁月里的手足深情，温暖岁岁年年，历经时光沉淀，愈发温柔绵长，治愈我余生所有漂泊与迷茫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印尼美朗公司）

山巅筑风

◎ 朱 波



群山接住浩荡长风，
千万年自由穿行，漫无归处。
我们穿着工装背着图纸踏上山脊，
把荒芜山野，打磨成能源的疆土。
运输车碾过曲折山路，
载着百米长的叶片，小心翼翼翻越险峰。
桩机扎根岩层，浇筑坚实基座，
钢铁塔筒一节节向着云天拔高。
从前风只搅动荒草与云海，
如今洁白翼轮稳稳伫立苍穹。
建设者收起满身疲惫离去，
只留下风车日夜缓缓转动。
把山野无形的长风，
酿成万家灯火温暖的光亮，
一纸绿色答卷，写满山河晴朗。

追蜻蜓的人

◎ 丁晓琴



那些空荡荡的日子叫“还没到时候”，直到某个午后，河面上忽然暗了——是蜻蜓。黑压压的，从稻田那头涌过来，整条河都暗了一暗。大人们说这是“蜻蜓过路”，我们早攥着竹竿跑出去了。爷爷坐在门槛上，穿一件干净的白褂子，花白的胡须底下，嘴角微动，没拦我。

那天我穿的是爷爷从北京带回来的透明塑料凉鞋，青色的，平时舍不得上脚。当脚踩进泥里“吧唧吧唧”响的时候，那双向来宝贝的鞋底糊满了泥，脚指头在青色的塑料里若隐若现，露水挂在稻叶尖上，脚底板凉丝丝的。

穆萨第一个喊出来：“大青头！”那只碧绿的蜻蜓停在狗尾巴草上，脑袋泛着青瓷的光。我屏住呼吸凑过去，近了，更近了，甚至能看见它翅膀上细密的网格。手合拢的刹那，它弹起来，空中划一道弧，稳稳落在两米外的草尖上，歪着头看我，像在笑我笨。红辣椒贴着水面飞，一身赤红，尾巴尖一抹朱砂，你追出一身汗，它拐个弯就没影了。小豆娘蓝莹莹的，翅膀收在背后像条蓬蓬裙——碰了怕弄皱它。

偶尔逮住一只，指尖捏着它的尾巴，能感觉到它整个身体在颤，翅膀扑在指腹上，酥酥麻麻的，像一小片风在挣扎。阳光透过来，翅膀上全是细碎的彩虹。玩够了手一松，它又飞回天上去。我们挽起裤管，跳进村前的小河，水花溅在冰草上，滚成一颗颗胖胖的银珠子。蜻蜓还在头顶转，偶尔落一只在谁鼻尖上，惹得满河的笑。

后来那双凉鞋不知丢在了哪儿。河沟填了，稻田还在，爬满了葡萄藤。爷爷也走了10多年，他这辈子只去过一次北京，带回来一双凉鞋和一块已经化掉的糖。糖化在我嘴里是什么味，早已记不清了。

前些天在小区草坪边，又看见几只。我没追，只是站着看了一会儿。它绕着一棵冬青转了两圈，然后往天边去了，越飞越小，小成一个点，最后被那天的薄暮吞掉了。

我低头看自己的脚——那双黑色皮鞋，鞋底干干净净。

忽然想起那双青色的塑料凉鞋。井台的水冲上去，透明的鞋底又干净起来，我站在太阳底下去，脚指头在里面一翘一翘的，像两条快活的小鱼。爷爷坐在门口，白褂子被风吹得衣角翻了起来，没回头，只说了句：“冲干净了就进来吃饭。”

碗里的凉面，搁了蒜汁。我坐在门槛上吃的，碗沿磕在门框上，当啷一声脆响，他也没回头。

许多往事漫漶，唯独蜻蜓飞过的那个午后，还清晰如昨。

（作者单位：宁夏电力大坝公司）

